

新经典文库

岩井俊二经典作品

情书

love letter

岩井俊二
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情书

[日]岩井俊二 著
穆晓芳 译



Love letter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书 / [日] 岩井俊二著; 穆晓芳译. 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04.7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201-04816-3

I. 情… II. ①岩… ②穆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018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04-87

LOVE LETTER by Shunji Iwai

Copyright ©1995 by Shunji Iwa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Publishing Co., Lt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©2004 Tianjin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by arrangement with New-Classic Publication & Culture Co., Ltd., arranged with Rockwell Eyes Inc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情 书

作 者	[日] 岩井俊二	译 者	穆晓芳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		
责任编辑	陈云梅 魏 玲	特邀校对	汪 蕾
装帧设计	徐 蕊	内文制作	白雪艳
出 版 人	刘晓津		
出版发行	天津人民出版社		
社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(300051)		
网 址	http://www.tjrm.com.cn		
邮 箱	editor@readinglife.com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		
开 本	850 × 1100mm 1/32		
印 张	8.25	字 数	105 千
版 次	2004 年 7 月第 1 版	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7-201-04816-3		
定 价	18.00 元		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



目 录

樱花般淡淡清香的感情	
安妮宝贝	1
第一章	5
第二章	21
第三章	39
第四章	63
第五章	81
第六章	103
第七章	125
第八章	149
第九章	177
第十章	203
第十一章	219
第十二章	239
你的小说没有输给你的电影	
北川悦吏子	249



樱花般淡淡清香的感情

安妮宝贝

有一个朋友很喜欢《情书》，一直念念不忘。问他最喜欢哪一处，他说是电影最后，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。仿佛百转千回，豁然开朗。爱的无心隐藏和善意袒露，到最后都是人性深处共通的折射面。

电影《情书》是岩井俊二在中国一举成名的代表作，即使后来他有更具备深度的《燕尾蝶》及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》等作品出场。但《情书》的简单纯粹，却更像一个小小记号，鲜明得不假思索。

我忘记是几时看的碟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再翻出来。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。比如一开场的苍茫大雪。感冒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



的问候信。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。他从山坡上跑下来，用一个袋子罩住她的头。恶作剧是典型的内向少年表达感情的方式。两个少年的美丽容颜，有像月光一样的明亮光泽。

镜头感是很干净的。有对细节和光线的讲究。作家导演的特质非常明显。

2
不知道小说里的少年藤井树，会不会是岩井俊二写给自己的一个映照。散漫懒惰，不善于和人打交道。特立独行却又心意执著。“他那样的人，经常眺望远方。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，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……他喜欢登山和绘画。如果不是在画画，就是在登山。”

寥寥数言。深情的男子，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。一个真实的创作者，在自己的作品里，投影的不仅仅是自我，也许还有他企望中的世界。即使只是幻觉。

我想，那种樱花般淡淡清香，繁盛留恋，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感情，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。所以他写，所以他拍。



一段少年往事中的暗恋，随着博子与藤井树之间的通信，被逐渐地抽丝剥茧，真相大白。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，就如同在挖掘宝藏一样，突然之间，发现时间深处，居然有一段如此宛转曲折的心意存在。

无论如何，它都像是缓慢渗出，静水流深的清凉泉水一样，是能让人的心变得柔软及澄澈的回溯。

曾经和朋友聊起过关于爱的方式。在一个充满了死亡，离弃，怀疑及不信的成人世界里，是否能够有古典及洁净感的感情存在。

古典感的爱，可以在静默中没有任何声响和要求地存在。暗中点燃的小小火焰，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，照亮对方的眼睛。而洁净的爱，它也许会有盲目，犹豫，创伤，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，也无私心，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。

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把爱当作一个信仰来追问和找寻。也许它更容易被粗糙地沦落为种种工具，标准，衡量，评判和误解。它需要的



耐心和容量太大。以至很多人没有信心。

博子在雪地上醒过来，仰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，本身似已成为一种情感源泉的象征。生与死的对照，记忆与消逝的回响，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追问。一切都多么珍贵。

4 / （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无关的事。和幽深艰涩的宗教哲学无关。和坚不可摧的道德伦理无关。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。也许仅仅就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：你好吗？我很好。

寂寞地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，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苍凉。

如果说有盛大，那也仅仅是属于时间的细微记忆和线索。

安妮宝贝：自由作家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、小说散文集、摄影图文集《告别薇安》、《八月未央》、《彼岸花》、《蔷薇岛屿》、《二三事》等。所有作品均持续进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，在众多读者中深具影响。



第一章





藤井树过世两年后。

三月三日的两周年祭日。女儿节。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，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。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。

博子仰望天空，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，美得无法言说。死于雪山的他，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。

“这雪，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。”

阿树的母亲安代这样说道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她应该已经成了博子的婆婆。

轮到博子上香了。

博子在墓前双手合十。出乎博子意料，再



次和他面对面，自己竟然心如止水。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？一念及此，博子心情有点复杂。

（抱歉，我是个寡情寡义的女人啊。）

博子上的线香不一会儿就缓缓地升起轻烟。一粒雪扫过，火熄了。博子把这当作他的恶作剧。

胸口一紧。

8

因为是女儿节，所以上香结束前，还要招待大家喝热甜酒。吊唁的人们顿时热闹起来，一面用酒杯取暖，一面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拉起家常来。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，也是一群已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——在他的墓前，却几乎绝口不提他的事情。阿树平时不爱说话，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。他们这样对他，倒也在情理之中。

太年轻了啊——他对他们而言，也就是这样一个再无其他话题的逝者。

“甜的我可喝不了啊，没有辣的吗？辣的酒！”

“我也喜欢辣的。”



阿树的父亲精一接受了这些男人的任性要求，叫来安代：

“安代！把那个拿来，不是有菊正^①什么的吗？”

“现在？不是过一会儿再随便喝的吗？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拿来！拿来！”

安代一脸不高兴地跑去取菊正。

就这样，宴会早早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。一瓶菊正已经不够，又陆陆续续拿上来。一个个一升装的酒瓶子摆在雪地里。

“博子……”

突然开口喊博子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。博子也注意到了，他们从一开始就一直窘迫地聚在一旁。但关键人物——阿树，却抛下这些和他一起登山的队友，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“师兄们今天在家闭门思过呢。”

“大家至今还有罪恶感呢。秋叶他们从那

^①日本酒的一种。日本酒分甜口、辣口两种。菊正为辣口的代表之一。



之后一次也没登过山。”

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。阿树掉下悬崖后，作出“弃他而去”的决定的就是他。葬礼那天，阿树的亲戚们拒绝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。当时，每个人都感情用事。

“登山的规矩只在山上才管用！”

一个亲戚这样骂过秋叶他们，博子至今记忆犹新。说这话的那个人现在还记得这些吗？他此刻应该就在喝了酒胡闹的人群里吧。

“大家都过来就好了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师弟们支吾着，面面相觑。其中一个悄声说道：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师兄们好像打算今晚偷偷地来扫墓呢。”

法事一结束，接下来就等日式餐会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顿时丧失了在大雪中挨下去的耐力，突然都感觉到冷。人们快步奔向停车场，博子也被拉着准备往回走了。



刚发动车子，精一过来敲车窗：

“博子，真不好意思，顺路帮我把她带回家吧。”

博子一看，安代按着太阳穴，显得很痛苦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她突然说头痛。”

精一打开车门，把安代塞到车后座上。

“哎哟，好疼，这么使劲一按就疼！”

“你还说呢，接下来才是最忙的时候，真是不中用的家伙。”

精一责备安代，对博子报以歉意的微笑。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亲戚正在精一背后啰嗦着什么。

“治夫，你已经醉了！”

“没有。”男人摆摆手，已然步履蹒跚。他一眼看见车里的博子，就从车窗探进头来。酒气在车里弥漫。

“哎，博子，走啊？”

“喂！”

精一慌忙把那个男人从车旁扯开。



被架走的男人口齿不清地唱起了歌：

“姑娘呀，你听我说啊，迷恋登山的男人啊……”

“笨蛋！”

精一一边敲打着那个男人的脑袋，一边低下头冲博子道歉。

博子的车子缓慢地打着滑离开了公墓。

“爸爸也不容易啊。”

“嗯，不过是显得不容易罢了。”

博子从反光镜里看看安代。她坐在那儿，根本看不出头痛的迹象。

“今天还要闹一个晚上呢，他其实是以此为乐呢！只是兴致太高了恐怕不成体统，所以才那样，不过装成很忙的样子罢了。大家都一样。那帮人，说是吊唁吊唁，不过是想喝喝酒罢了。”

“妈妈，你的头怎样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装病吗？”

博子透过反光镜露出笑容。

“什么呀！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，博子？”

“我是说大家都有很多阴谋。”

“大家？谁啊？”

“秋叶他们。”

“秋叶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听说在打什么主意呢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

博子用一个暧昧的微笑搪塞过去。

车开到了位于须磨的藤井家，安代硬把博子拉进家门。

家里显得很昏暗，仿佛有看不见的阴影笼罩着。

起居室里的偶人^①架子上，还没摆上偶人。

原色木箱堆在一旁。打开盖子一看，天皇偶人的脸孔露了出来。

端茶过来的安代，不好意思地解释道：

① 具有浓郁日本风情的木偶。用以避邪。